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前漢書卷二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撰

唐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惠帝紀第二

孝惠皇帝荀悅曰諱盈之字曰滿應劭曰禮諡法柔質慈民曰惠師古曰孝子善述父之志故漢家之諡自惠帝已下皆稱孝也臣下以滿字代盈者則知帝諱盈也他皆類此高祖太子也母曰呂皇后帝年五歲高祖初爲漢王二年立爲太子十

二年四月高祖崩五月丙寅太子即皇帝位尊皇后曰皇太后賜民爵一級師古曰帝初嗣位爲恩惠也中郎郎中滿六歲爵三級四歲二級蘇林曰中郎省中郎也外郎滿六歲二級蘇林曰外郎散郎也中郎不滿一歲一級外郎不滿二歲賜錢萬張晏曰不滿一歲謂不滿四歲之一歲作郎三歲也不滿二歲謂不滿六歲之二歲作郎四歲也師古曰此說非也直謂作郎未經一歲二歲耳○劉攽曰此賜爵之差中郎二歲乃當一級令不滿一歲亦一級恩優之也又散郎三歲當賜一級令斷不滿二歲賜錢萬則滿二歲亦賜一級矣宦官尚食比郎中應劭曰宦官閹寺也尚主也舊有五尚尚冠尚帳尚衣尚席亦是如淳曰主天子物曰尚主文書曰尚書又有尚符璽郎

也漢儀注省中有五尚而內官婦人有諸尚也謁者執楯執戟武士騶比外郎應劭曰執楯執戟親近陛衛也武士力士也高祖使武士縛韓信是也騶騶騎也師古曰騶本廄之馭者後又令爲騎因謂騶騎耳太子御驂乘賜爵五大夫舍人滿五歲二級師古曰武士騶以上皆舊侍從天子之人也舍人以上太子之官屬賜給喪事者二千石錢二萬六百石以上萬五百石二百石以下至佐史五千如淳曰律有斗食佐史韋昭曰若今曹史書佐也師古曰自五百石以下至於佐史皆賜五千令又言二百石者審備其等也視作斤土者將軍四十金服虔曰斤土壙土也如淳曰斤開也開土地爲冢壙故以開斤言之鄭氏曰四十金四十斤金也晉灼曰近上二千石賜錢二萬此言四十金實金

也下凡言黄金真金也不言黄謂錢也食貨志黄金一斤直錢萬師古曰諸賜言黄金者皆與之金不言黄者一金與萬錢也○劉攽曰予謂諸書言若干金則一金萬錢至於賜金若干斤則盡金也

二千石二十金六百石以上六金五百石以下至佐史二金減田租復十五稅一

鄧展曰漢家初十五稅一儉於周十稅一也中間廢今復之也如淳曰秦作阿房之宮收太半之賦遂行至此乃復十五而稅一師古曰鄧說是也復音房目反○宋祁曰注文今復之也當作令復
復之也

爵五大夫吏六百石以上及宦皇帝而知名者有罪當盜械者皆頌繫

文穎曰言皇帝者以別仕諸王國也張晏曰時諸侯治民新承六國之後咸慕鄉邑或貪逸豫樂仕諸侯令特為京師作優裕法也如淳曰知名謂宦人教帝書學亦可表異

者也盜者逃也恐其逃亡故著械也頌者容也言見寬容但處曹吏舍不入狴牢也師古曰諸家之說皆非也宦皇帝而知名者謂雖非五大夫爵六百石吏而早事惠帝特為所知故亦優之所以云及耳非謂凡在京師異於諸王國亦不必在於宦人敎書學也左官之律起自武帝此時未有禮記曰宦學事師謂凡仕宦非閹寺也盜械者凡以罪著械皆得稱焉不必逃亡也據山海經貳負之臣相柳之尸皆云盜械其義是也古者頌與容同五大夫第九爵也

上造以上及內外公孫耳孫有罪當刑及當為城旦舂者皆耐為鬼薪白粲

應劭曰上造爵滿十六者也內外公孫謂王侯內外孫也耳孫者玄孫之子也言去其曾高益遠但耳聞之也令以上造有功勞內外孫有骨血屬婣施德布惠故事從其輕也城旦者旦起行治城舂者婦人不豫外徭但舂作米皆四歲刑也令皆就鬼薪白粲取

薪給宗廟爲鬼薪坐擇米使正白爲白粲皆三歲刑也李斐曰耳孫曾孫也張晏曰公孫宗室侯王之孫也晉灼曰耳孫玄孫之曾孫也諸侯王表在八世師古曰上造第二爵名也內外公孫國家宗室及外戚之孫也耳孫諸說不同據平紀及諸侯王表說梁孝王玄孫之子耳孫耳音仍又匈奴傳說握衍朐鞮單于云烏維單于耳孫以此參之李云曾孫是也然漢書諸處又皆云曾孫非一不應雜兩稱而言據爾雅曾孫之子爲玄孫玄孫之子爲來孫來孫之子爲昆孫昆孫之子爲仍孫從已而數是爲八葉則與晉說相同仍耳聲相近蓋一號也但班氏唯存古名而計其葉數則錯也媫音連

民年七十以上若不滿十歲有罪當刑者皆完之孟康曰不加肉刑髡鬄也師古曰若預及之言也謂七十以上及不滿十歲以下皆完之也鬄音他計反

又曰吏所以治民也能盡其治則民

賴之故重其祿所以爲民也師古曰爲音于僞反令吏六百石以上父母妻子與同居及故吏嘗佩將軍都尉印將兵及佩二千石官印者家唯給軍賦他無有所與師古曰同居謂父母妻子之外若兄弟及兄弟之子等見與同居業者若今言同籍及同財也無有所與與讀曰豫令郡諸侯王立高廟師古曰諸郡及諸侯王國皆立廟也今書本郡下或有國字者流俗不曉妄加之

元年冬十二月趙隱王如意薨民有罪得買爵三十級以免死罪應劭曰一級直錢二千凡爲六萬若今贖罪入三十疋縑矣師古曰令出買爵之錢以贖罪賜民爵戶一級春正月城長安

二年冬十月齊悼惠王來朝獻城陽郡以益魯元公主邑尊公主爲太后如淳曰張敖子偃爲魯王故公主得爲太后師古曰此說非也葢齊王憂不得脫故從內史之言請尊公主爲齊太后以母禮事之用悅媚呂太后耳若魯元以子爲魯王自合稱太后何待齊王尊之乎據張耳傳高后元年魯元太后薨後六年宣平侯敖薨呂太后立敖子偃爲王以母爲太后故也是則偃因母爲齊王太后而得王非母因偃乃爲太后也○劉攽曰顔說非也悼惠公主兄弟耳雖欲諂呂后而以母事之於理安乎葢齊內史本諂呂后欲尊公主以漸王張氏故勸王割郡就益魯邑而更號魯元公主爲魯元太后也太后之號雖更魯元之稱不除豈闕爲齊王母乎又張偃以母爲太后故封魯王太后非齊益明也

春正月癸酉有兩龍見蘭陵家人井中師古曰家人言庶人

之家乙亥夕而不見隴西地震夏旱郃陽侯仲薨師古曰高帝之兄吳王濞父也秋七月辛未相國何薨師古曰蕭何也

三年春發長安六百里内男女十四萬六千人城長安三十日罷鄭氏曰城一面故速罷以宗室女爲公主嫁匈奴單于夏五月立閩越君摇爲東海王應劭曰摇越王句踐之苗裔也師百越之兵助高祖故封東海在吳郡東南濱海云師古曰即今泉州是其地六月發諸侯王列侯徒隸二萬人城長安秋七月都廏災南越王趙佗稱臣奉貢師古曰佗音徒何反

四年冬十月壬寅立皇后張氏師古曰張敖之女也史記漢書無名字皇甫謐作帝王世紀皆爲惠帝張后及孝文薄后已下別制名焉王於薄父之徒亦立名字何從而得之乎雖示博聞不知陷於穿鑿○宋祁曰注文一本示字上有欲字春正月舉民孝弟力田者復其身師古曰弟者言能以順道事其兄也弟音徒計反復音方目反三月甲子皇帝冠赦天下省法令妨吏民者除挾書律應劭曰挾藏也張晏曰秦律敢有挾書者族長樂宮鴻臺災宜陽雨血秋七月乙亥未央宮凌室災師古曰凌室藏冰之室也豳詩七月之篇曰納于凌陰丙子織室災師古曰主織作繒帛之處

五年冬十月靁桃李華棗實春正月復發長安六百里內男女十四萬五千人城長安三十日罷夏大旱秋八月己丑相國參薨師古曰曹參也九月長安城成賜民爵户一級師古曰家長受也

六年冬十月辛丑齊王肥薨令民得買爵女子年十五以上至三十不嫁五算應劭曰國語越王句踐令國中女子年十七不嫁者父母有罪欲人民繁息也漢律人出一算算百二十錢唯賈人與奴婢倍算今使五算罪讁之也孟康曰或云復之也師古曰應說是○劉攽曰予謂女子五算亦不頓讁之自十五至三十為五等每等加一算也夏六月

舞陽侯噲薨師古曰樊噲也起長安西市修敖倉

七年冬十月發車騎材官詣滎陽師古曰車常擬軍輿者若近代之戎車也騎常所養馬并其人使行充騎若今武馬及所養者主也材官解在高紀太尉灌嬰將春正月辛丑朔日有蝕之夏五月丁卯日有蝕之既師古曰既盡也

秋八月戊寅帝崩于未央宮臣瓚曰帝年十七即位即位七年壽二十四九月辛丑葬安陵臣瓚曰自崩至葬凡二十四日安陵在長安北三十五里師古曰三輔黃圖云去長陵五里○宋祁曰長陵五里一作十里

贊曰孝惠内修親親外禮宰相優寵齊悼趙隱恩敬篤

矣師古曰篤厚也聞叔孫通之諫則懼然蘇林曰諫復道乘衣冠道也師古曰懼讀曰瞿瞿然失守貌音居具反納曹相國之對而心說蘇林曰對修高帝制度蕭何法也師古曰說讀曰悅可謂寬仁之主遭呂太后虧損至德師古曰謂殺趙王戮戚夫人因以憂疾不聽政而崩悲夫

前漢書卷二

前漢書卷二考證

惠帝紀第二○臣名南按史記於高祖本紀後孝文本紀前止作呂后本紀以惠帝事附入殊非體制班氏列惠帝紀於高后紀之前義理甚正

視作斥土者○臣照按監本宋本俱作斥上今以服虔如淳注意詳之定為斥土服注斥上壙上也二上字亦並正

春正月城長安○胡三省曰漢都長安蕭何雖治宮室

未暇築城帝始築之至五年始成臣名南按功臣表城及宮殿皆少府陽城延所作

郃陽侯仲羮○臣名南按高紀及吳王濞傳並作合陽則屬平原此紀作郃陽則屬左馮翊以王子侯表作合陽證之此郃字譌也然水經注已謂是郃陽矣

立閩越君搖為東海王注即今泉州是其地○臣名南按師古說非也閩越王無諸都治則泉州地屬閩越矣東海王搖都東甌亦號東甌王即温州永嘉地非

泉州地也

前漢書卷二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

前漢書卷三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撰

唐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顔師古注

高后紀第三

高皇后呂氏荀悦曰諱雉之字曰野雞應劭曰禮婦人從夫謚故稱高也師古曰呂后名雉字娥姁故臣下諱雉也姁音許于反生惠帝佐高祖定天下父兄及高祖而侯者三人師古曰父謂臨泗侯呂公也兄謂周呂侯澤建成侯釋之惠帝即位尊呂

后爲太后○朱子文曰呂后二字可去當日惠帝即位尊爲太后太后立帝姊魯元公主女爲皇后無子取後宮美人子名之以爲太子惠帝崩太子立爲皇帝年幼太后臨朝稱制師古曰天子之言一曰制書二曰詔書制書者謂爲制度之命也非皇后所得稱令呂太后臨朝行天子事斷決萬機故稱制詔

大赦天下廼立兄子呂台產祿台子通四人爲王蘇林曰台音胎 胞封諸呂六人爲列侯語在外戚傳

元年春正月詔曰前日孝惠皇帝言欲除三族辠妖言令師古曰罪之重者戮及三族過誤之語以爲妖言今謂重酷皆除之議未決而崩今除

之二月賜民爵戶一級初置孝弟力田二千石者一人師古曰特置孝弟力田官而尊其秩欲以勸厲天下令各敦行務本夏五月丙申趙王宮叢臺災師古曰連聚非一故名叢臺蓋本六國時趙王故臺也在邯鄲城中立孝惠後宮子彊爲淮陽王如淳曰外戚恩澤侯表曰皆呂氏子也以孝惠子侯晉灼曰漢注名長韋昭曰令陳留郡不疑爲恒山王如淳曰令常山也因避文帝諱改曰常弘爲襄城侯朝爲軹侯師古曰軹音只武爲壺關侯秋桃李華

二年春詔曰高皇帝匡飭天下師古曰匡正也飭整也飭讀與勑同其字從力諸有功者皆受分地爲列侯師古曰分音扶問反萬民大安莫不

受休德師古曰休美也音虛蚪反他皆類此朕思念至於久遠而功名不著亡以尊大誼施後世令欲差次列侯功以定朝位師古曰以功之高下為先後之次藏于高廟世世勿絕嗣子各襲其功位其與列侯議定奏之丞相臣平言師古曰陳平謹與絳侯臣勃師古曰周勃曲周侯臣商師古曰酈商潁陰侯臣嬰師古曰灌嬰安國侯臣陵等議師古曰王陵列侯幸得賜餐錢奉邑應劭曰餐與飡同諸侯四時皆得賜餐錢文穎曰飡邑中更名算錢如令長吏食奉自復膡錢即租奉也韋昭曰熟食曰飡酒肴曰錢粟米曰奉稅租奉祿正所食也四時得閒賜是為飡錢飡小食也師古曰餐飡同一字耳音千安反飡

所謂呑食物也餐錢賜廚膳錢也奉邑本所食邑也奉音扶用反○宋祁曰江南本文穎注文邑中字上有所食字筭錢筭故作筭景祐刊誤謂筭非租稅當改爲筭錢又韋昭注文稅租字上有或曰字陛下加惠以功次定朝位如淳曰功大者位在上功臣侯表有第一第二之次臣請藏高廟奏可春正月乙卯地震羌道服虔曰縣有夷蠻曰道師古曰羌道屬隴西郡武都道山崩師古曰武都道屬武都郡夏六月丙戌晦日有蝕之秋七月恒山王不疑薨行八銖錢應劭曰本秦錢質如周錢文曰半兩重如其文即八銖也漢以其太重更鑄莢錢今民間名榆莢錢是也民患其太輕至此復行八銖錢○宋祁曰注文莢字一本作鋏非是

三年夏江水漢水溢流民四千餘家師古曰水所漂没也秋星晝見

四年夏少帝自知非皇后子出怨言皇太后幽之永巷如淳曰列女傳周宣姜后脱簪珥待罪永巷後改爲掖庭師古曰永長也本謂宫中之長巷也詔曰凡有天下治萬民者蓋之如天容之如地上有驩心以使百姓百姓欣然以事其上驩欣交通而天下治今皇帝疾久不已迺失惑惛亂不能繼嗣奉宗廟守祭祀不可屬天下師古曰屬委也音之欲反其議代之羣臣皆曰皇太后爲天

下計所以安宗廟社稷甚深頓首奉詔五月丙辰立恒山王弘爲皇帝晉灼曰史記惠帝元年子不疑爲常山王子山爲襄城侯二年常山王薨即不疑也以弟襄城侯山爲常山王更名義丙辰立常山王義爲帝義更名弘漢書一之書弘以爲正也師古曰即元年所立弘爲襄城侯者晉説是也

五年春南粤王尉佗自稱南武帝韋昭曰生以武爲號不稽古也師古曰此説非也成湯曰吾武甚因自號武王佗言武帝亦猶是耳何謂其不稽古乎○劉攽曰顔雖引成湯之言然未知湯果自號武王乎聖人者人與之名耳詩謂湯爲武王則亦猶書謂文王爲寧王耳豈自稱之哉史記之言未可信也秋八月淮陽王彊薨九月發河東上黨騎屯北地

六年春星晝見夏四月赦天下秩長陵令二千石應劭曰長陵高祖陵尊之故增其令秩也六月城長陵張晏曰起縣邑故築城也師古曰此說非也黃圖云長陵城周七里百八十步因爲殿垣門四出及便殿掖庭諸官寺皆在中是即就陵爲城非止謂邑居也匈奴寇狄道攻阿陽師古曰狄道屬隴西阿陽天水之縣也今流俗書本或作河陽者非也行五分錢應劭曰所謂莢錢者○宋祁曰分字别本作銖非是武帝時始造五銖錢

七年冬十二月匈奴寇狄道畧二千餘人春正月丁丑趙王友幽死于邸己丑晦日有蝕之既以梁王呂産爲相國趙王祿爲上將軍立營陵侯劉澤爲琅邪王○劉攽曰

呂后外戚傳惠帝崩呂后泣不下陳平用張辟彊計請以呂祿呂產為將將兵居南北軍又云復殺高祖子趙幽王共王燕王遂立諸呂為王又云病困以祿為上將軍居北軍梁王產為相國居南軍又劉澤傳澤王與呂氏同時而此紀太后臨朝便封王諸呂七年夏五月辛但記祿產將南北軍參校前後知此之誤也

未詔曰昭靈夫人太上皇妃也武哀侯張晏曰高帝兄伯也宣夫人高皇帝兄姊也如淳曰皆追謚號謚不稱其議尊號丞相臣平等請尊昭靈夫人曰昭靈后武哀侯曰武哀王宣夫人曰昭哀后六月趙王恢自殺秋九月燕王建薨南越侵盜長沙遣隆慮侯竈將兵擊之應劭曰竈姓周高祖功臣也隆慮今林慮

也後避殤帝諱故改之師古曰慮音廬

八年春封中謁者張釋卿為列侯孟康曰宦官也如淳曰百官表謁者掌賓贊受事灌嬰為中謁者後常以閹人為之諸官加中者多閹人也諸中官宦者令丞皆賜爵關內侯食邑如淳曰列侯出關就國關內侯但爵耳其有加異者與之關內之邑食其租稅宣紀曰德武食邑是也師古曰諸中官凡閹人給事於中者皆是也宦者令丞宦者署之令丞夏江水漢水溢流萬餘家秋七月辛巳皇太后崩于未央宮遺詔賜諸侯王各千金將相列侯下至郎吏各有差大赦天下上將軍祿相國產顓兵秉政師古曰顓讀與專同自知背

高皇帝約師古曰非劉氏而王非有功而侯恐為大臣諸侯王所誅因謀作亂○宋祁曰按蔡邕云皇子封為王者實古諸侯加號稱王故云諸侯王封為侯者謂之諸侯時齊悼惠王子朱虛侯章在京師以祿女為婦知其謀迺使人告兄齊王令發兵西章欲與太尉勃丞相平為內應以誅諸呂齊王遂發兵又詐琅邪王澤發其國兵并將而西產祿等遣大將軍灌嬰將兵擊之嬰至滎陽○宋祁曰景德本滎作滎使人諭齊王與連和待呂氏變而共誅之師古曰變謂發動也太尉勃與丞相平謀以曲周侯酈商子寄與

祿善使人劫商令寄紿說祿師古曰紿誑也曰高帝與呂后共定天下劉氏所立九王呂氏所立三王皆大臣之議事已布告諸侯王諸侯王以為宜今太后崩帝少足下不急之國守藩師古曰之往也迺為上將將兵留此為大臣諸侯所疑何不速歸將軍印以兵屬太尉師古曰屬音之欲反請梁王亦歸相國印與大臣盟而之國齊兵必罷大臣得安足下高枕而王千里此萬世之利也祿然其計使人報產及諸呂老人或以為不便計猶豫師古曰猶獸名也爾雅曰猶如麐善登木

此獸性多疑慮常居山中忽聞有聲即恐有人且來害之每豫上樹久之無人然後敢下須臾又上如此非一故不決者稱猶豫焉一曰隴西俗謂犬子為猶犬隨人行每豫在前待人不得又來迎候故云猶豫也麂音几未有所決祿信寄與俱出游過其姑呂顈張晏曰顈音須師古曰呂后妹○宋祁曰呂顈樊噲妻封臨光侯顈怒曰汝為將而棄軍呂氏今無處矣師古曰言見誅滅無處所也處字或作類言無種類也迺悉出珠玉寶器散堂下曰無為它人守也八月庚申平陽侯窋行御史大夫事師古曰窋曹參子也音竹出反○劉攽曰按表及周昌傳高后四年窋為御史大夫誅諸呂後免則非行也疑此紀誤見相國產計事郎中令賈壽使從齊來因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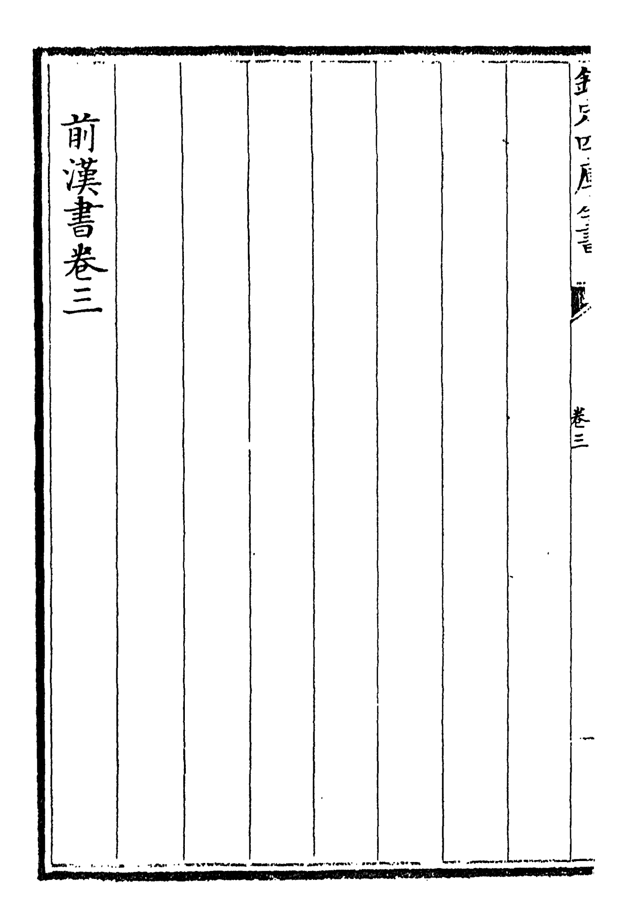
産師古曰數責之也音數具反曰王不早之國今雖欲行尚可得邪具以灌嬰與齊楚合從狀告産師古曰齊楚俱在山東連兵西向欲誅諸呂亦猶六國為從以敵秦故言合從也從音子容反平陽侯窋聞其語馳告丞相平太尉勃〇宋祁曰馳卲本作以勃欲入北軍不得入襄平侯紀通尚符節張晏曰紀通信子也尚主也今符節令也晉灼曰紀信焚死不見其後功臣表云紀通紀成之子以成死事故封侯師古曰晉說是也〇劉攽曰高祖以善用人得天下豈宜忘紀信之功疑成者即信之一名迺令持節矯內勃北軍師古曰矯詐也詐以天子之命也勃復令酈寄典客劉揭說祿應劭曰典客今大鴻臚也師古曰揭音竭曰帝使太尉守

北軍欲令足下之國急歸將軍印辭去○宋祁曰南本作歸印綬去不然禍且起祿遂解印屬典客師古曰屬音之欲反而呂兵授太尉勃勃入軍門行令軍中曰為呂氏右袒為劉氏左袒師古曰袒脫衣袖而肉袒也左右者偏脫其一耳袒音徒旱反軍皆左袒勃遂將北軍然尚有南軍丞相平名朱虛侯章佐勃勃令章監軍門令平陽侯告衛尉毋內相國產殿門產不知祿已去北軍入未央宮欲為亂殿門弗內俳佪往來師古曰俳佪猶傍偟不進之意也俳音裴平陽侯馳語太尉勃勃尚恐不勝未敢誦言誅

之鄧展曰誦言公言也迺謂朱虛侯章曰急入宮衛帝章從勃請卒千人入未央宮掖門師古曰非正門而在兩旁若人之臂掖也見產廷中日餔時遂擊產○宋祁曰越本邵本並無日字產走天大風從官亂莫敢鬬者逐產殺之郎中府吏舍廁中如淳曰百官表郎中令掌宮殿門戶故其府在宮中後轉為光祿勳章已殺產帝令謁者持節勞章師古曰慰問之章欲奪節謁者不肯章迺從與載因節信馳斬長樂衛尉呂更始師古曰因謁者所持之節用為信也章與謁者同車故為門者所信得入長樂宮還入北軍復報太尉勃勃起拜賀章曰所患獨產今已誅

天下定矣辛酉斬呂祿笞殺呂嬃分部悉捕諸呂男女無少長皆斬之師古曰分音扶問反大臣相與陰謀以為少帝及三弟為王者皆非孝惠子復共誅之尊立文帝語在周勃高五王傳

贊曰孝惠高后之時海內得離戰國之苦君臣俱欲無為故惠帝拱己師古曰垂拱而治高后女主制政不出房闥師古曰闥宮中小門音他曷反而天下晏然刑罰罕用民務稼穡衣食滋殖師古曰滋益也殖生也



前漢書卷三

前漢書卷三考證

高后紀不可屬天下注屬委也○監本也字下衍也字今去

秩長陵令二千石注應劭○監本訛作卲今改正

攻阿陽注狄道屬隴西○狄訛地今改正

封中謁者張釋卿為列侯○臣名南按張釋卿思澤侯表作張釋無卿字燕王劉澤傳作張卿無釋字

八月庚申○通鑑考異曰八月當作九月

襄平侯紀通尚符節○劉攽曰疑成者即信之一名○

臣名南按紀信與紀成自是兩人後儒以信死節最烈没未得封故疑紀成即信耳不知紀成名字早著於鴻門間道走軍之日其後戰死好畤則功臣表有明文非死於滎陽也高祖於功臣以父死節封其子者三人一紀通以父成戰死好畤一高景侯周成以父苛守滎陽罵項王死事一高梁侯酈疥以父食其說齊王死事紀信縱公宜有封爵而侯表無之必是

其人並無子孫可封晉灼及師古說確有証据攷說

非也

前漢書卷三考證

前漢書卷四

漢　蘭臺令史　班固　撰

唐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瑯邪縣開國子顏師古　注

文帝紀第四

孝文皇帝荀悅曰諱恒之字曰常應劭曰謚法慈惠愛民曰文○宋祁曰景德本民作人高祖中子也母曰薄姬如淳曰姬音怡衆妾之總稱漢官儀曰姬妾數百外戚傳亦曰幸姬戚夫人臣瓚曰漢秩祿令及茂陵書姬並內官也秩比二千石位次婕妤下在八子上師古曰姬者本周之姓貴於

衆國之女所以婦人美號皆稱姬焉故左氏傳曰雖有姬姜無棄蕉萃姜亦大國女也後因總謂衆妾爲姬史記云高祖居山東時好美姬是也若姬是官號不應云幸姬戚夫人且外戚傳備列后妃諸官無姬職也如云衆妾總稱則近之不當音怡宜依字讀耳瓚說謬也高祖十一年誅陳豨定代地立爲代王○宋祁曰越本立字下有子恒二字都中都十七年秋高后崩張晏曰代王之十七年也諸呂謀爲亂欲危劉氏丞相陳平太尉周勃朱虛侯劉章等共誅之謀立代王語在高后紀高五王傳大臣遂使人迎代王郎中令張武等議皆曰漢大臣皆故高帝時將習兵事多謀詐其屬意非止此也師古

曰言常有異志也厲意猶言注意也厲音之欲反特畏高帝呂太后威耳今已誅諸呂新喋血京師服虔曰喋音蹀屣履之蹀如淳曰殺人流血滂沱為喋血師古曰喋音大頰反本字當作蹀蹀謂履涉之耳以迎大王為名實不可信願稱疾無往以觀其變中尉宋昌進曰羣臣之議皆非也夫秦失其政豪傑並起人人自以為得之者以萬數然卒踐天子位者劉氏也師古曰卒終也天下絕望一矣高帝王子弟地犬牙相制所謂盤石之宗也師古曰犬牙言地形如犬之牙交相入也天下服其彊二矣漢興除秦煩苛約法令施德惠師古曰約省也

人人自安難動揺三矣夫以呂太后之嚴立諸呂為三王擅權專制然而太尉以一節入北軍一呼師古曰呼叫也音火故反他皆類此士皆袒左為劉氏畔諸呂卒以滅之此乃天授非人力也今大臣雖欲為變百姓弗為使師古曰為音于偽反其黨寧能專一邪內有朱虛東牟之親外畏吳楚淮南琅邪齊代之彊方今高帝子獨淮南王與大王大王又長賢聖仁孝聞於天下故大臣因天下之心而欲迎立大王大王勿疑也代王報太后計猶豫未定卜之兆得大

横應劭曰龜曰兆筮曰卦卜以荆灼龜文正横也占曰大横庚庚余為天王夏啓以光服虔曰庚庚横貌也李奇曰庚庚其繇文也占謂其繇也張晏曰先是五帝官天下老則嬗賢至夏啓始傳嗣能光先君之業文帝亦襲父迹言似啓也師古曰繇音丈救反本作籀籀書也謂讀卜詞〇宋祁曰江南本注文張晏曰下有横謂無思不服庚更也更更言去諸侯而即帝位也二十字代王曰寡人固已為王又何王乎卜人曰所謂天王者乃天子也於是代王乃遣太后弟薄昭見太尉勃勃等具言所以迎立王者師古曰說所以迎代王之意也昭還報曰信矣無可疑者代王笑謂宋昌曰果如公言乃令宋昌驂乘師古曰乘車之法尊

者居左御者居中又有一人處車之右以備傾側是以戎事則稱車右其餘則曰驂乘驂者三也蓋取三人為名義耳張武等六人乘六乘傳張晏曰傳車六乘也師古曰傳音張戀反詣長安至高陵止而使宋昌先之長安觀變昌至渭橋蘇林曰在長安北三里丞相巳下皆迎昌還報代王乃進至渭橋羣臣拜謁稱臣代王下拜太尉勃進曰願請間師古曰間容也猶今言中間也請容暇之頃當有所陳不欲於衆顯論也他皆類此宋昌曰所言公公言之所言私王者無私太尉勃乃跪上天子璽代王謝曰至邸而議之師古曰郡國朝宿之舍在京師者率名邸邸至也言所歸至也音丁禮反他皆類此閏月

已酉入代邸○劉攽曰已酉去誅諸吕三十七日矣羣臣從至上議曰丞相臣平太尉臣勃大將軍臣武服虔曰柴武御史大夫臣蒼文穎曰張蒼宗正臣郢文穎曰劉郢朱虛侯臣章東牟侯臣興居典客臣揭蘇林曰劉揭也師古曰揭音竭再拜言大王足下子弘等皆非孝惠皇帝子師古曰不詳其有爵位故總謂之子○宋祁曰注文不詳南本作不許為長若云不詳其有爵位則高后元年已封三王二侯而弘又為帝非不詳也不當奉宗廟臣謹請陰安侯蘇林曰高帝兄伯妻羹頡侯母丘嫂也晉灼曰若蕭何夫人封為酇侯也頃王后蘇林曰高帝兄仲妻也仲名喜為代王後廢為郃陽侯子濞為吳王故追謚為頃王如淳曰王子侯表曰郃陽

侯喜以子濞為王追謚為頃王頃王后封陰安侯時呂頿為林光侯蕭何夫人亦為鄼侯又宗室侯表此時無陰安侯知其為頃王后也案漢祠令陰安侯高帝嫂也師古曰諸謚為傾者漢書例作頃字讀皆曰傾琅邪王文穎曰劉澤也列侯吏二千石議大王高皇帝子宜為嗣願大王即天子位代王曰奉高帝宗廟重事也寡人不佞師古曰不佞不材也不足以稱師古曰稱副也音尺孕反其下皆同願請楚王計宜者蘇林曰楚王名交高帝弟也寡人弗敢當羣臣皆伏固請代王西鄉讓者三南鄉讓者再如淳曰讓羣臣也或曰賓主位東西面君臣位南北面故西鄉坐三讓不受羣臣猶稱宜乃更南鄉坐示變即君位之漸也師古曰鄉讀曰嚮丞相平等皆

曰臣伏計之大王奉高祖宗廟最宜稱雖天下諸侯萬民皆以為宜臣等為宗廟社稷計不敢忽師古曰忽怠忘也○劉攽曰忽言輕易也願大王幸聽臣等臣謹奉天子璽符再拜上代王曰宗室將相王列侯以為其宜寡人寡人不敢辭遂即天子位羣臣以次侍師古曰各依職位使太僕嬰東牟侯興居先清宮應劭曰舊典天子行幸所至必遣靜室令先案行清靜殿中以虞非常奉天子法駕迎代邸如淳曰法駕者侍中驂乘奉車郎御屬車三十六乘皇帝即日夕入未央宮夜拜宋昌為衛將軍領南北軍張武為郎中令

行殿中師古曰行謂案行也音下更反還坐前殿下詔曰制詔丞相太尉御史大夫間者諸呂用事擅權師古曰間者猶言中間之時也他皆類此謀為大逆欲危劉氏宗廟頼將相列侯宗室大臣誅之皆伏其辜朕初即位其赦天下賜民爵一級女子百户牛酒蘇林曰男賜爵女子賜牛酒師古曰賜爵者謂一家之長得之也女子謂賜爵者之妻也率百户共得牛若干頭酒若干石無定數也酺五日服虔曰酺音蒲文頴曰音步漢律三人以上無故羣飲酒罰金四兩今詔横賜得令會聚飲食五日也師古曰酺之為言布也王德布於天下而合聚飲食為酺服音是也字或作脯音義同○宋祁曰酺南本浙本並作餔

○宋祁曰景德本無制詔二字

元年冬十月辛亥皇帝見于高廟遣車騎將軍薄昭迎
皇太后于代詔曰前呂產自置為相國呂祿為上將軍
擅遣將軍灌嬰將兵擊齊欲代劉氏嬰留滎陽與諸侯
合謀以誅呂氏呂產欲為不善○宋祁曰呂產南本浙本無呂字丞相
平與太尉勃等謀奪產等軍朱虛侯章首先捕斬產太
尉勃身率襄平侯通持節承詔入北軍典客揭奪呂祿
印○宋祁曰呂祿南本浙本無呂字其益封太尉勃邑萬户賜金五千
斤丞相平將軍嬰邑各三千户金二千斤朱虛侯章襄

平侯通邑各二千户金千斤封典客揭為陽信侯賜金千斤十二月立趙幽王子遂為趙王徙琅邪王澤為燕王呂氏所奪齊楚地皆歸之盡除收帑相坐律令應劭曰帑子也秦法一人有罪并其室家今除此律師古曰帑讀與奴同假借字也正月有司請蚤建太子師古曰蚤古以為早晚字也所以尊宗廟也詔曰朕既不德上帝神明未歆饗也○宋祁曰南本浙本無也字天下人民未有慊志應劭曰慊音篋慊滿也師古曰慊快也今縱不能博求天下賢聖有德之人而嬗天下焉晉灼曰嬗古禪字而曰豫建太子是重吾不德

也師古曰重謂增益也音直用反他皆類此謂天下何師古曰猶言何以稱天下之望其安之師古曰安猶徐也言不宜汲汲耳有司曰豫建太子所以重宗廟社稷不忘天下也上曰楚王季父也春秋高閱天下之義理多矣如淳曰閱猶更歷也明於國家之體吳王於朕兄也淮南王弟也皆秉德以陪朕文穎曰陪輔也豈為不豫哉諸侯王宗室昆弟有功臣多賢及有德義者若舉有德以陪朕之不能終是社稷之靈天下之福也今不選舉焉而曰必子師古曰必將傳位於子人其以朕為忘賢有德者而專於子○宋

祁曰越本尊作傳非所以憂天下也朕甚不取師古曰不取猶言不用此為善也有司固請曰古者殷周有國治安皆且千歲師古曰治安言治理而且安寧也治音丈吏反有天下者莫長焉師古曰言上古以來國祚長久無及殷周者用此道也師古曰所以能爾者以承嗣相傳故也立嗣必子所從來遠矣高帝始平天下建諸侯為帝者太祖諸侯王列侯始受國者亦皆為其國祖子孫繼嗣世世不絕天下之大義也故高帝設之以撫海內師古曰設置立也謂立此法也今釋宜建師古曰釋捨也宜建為適嗣而更選於諸侯宗室非高帝之志也更

議不宜師古曰不當更議子啓最長文穎曰景帝名敦厚慈仁請建以為太子上乃許之因賜天下民當為父後者爵一級師古曰雖非已生正嫡但為後者即得賜爵封將軍薄昭為軹侯師古曰軹音只三月有司請立皇后皇太后曰立太子母竇氏為皇后詔曰方春和時草木羣生之物皆有以自樂而吾百姓鰥寡孤獨窮困之人或阽於死亡服虔曰阽音反坫之坫孟康曰阽音屋檐之檐如淳曰阽近邊欲墮之意師古曰服孟二音並通而莫之省憂師古曰省視也為民父母將何如其議所以振貸之師古曰振起也為給貸之令其存立也諸振救振贍其義

皆同今流俗作字從貝者非也自別有訓貸音吐戴反又曰老者非帛不煖非肉不飽師古曰煖溫也音乃短反今歲首不時使人存問長老師古曰存省視也又無布帛酒肉之賜將何以佐天下子孫孝養其親今聞吏稟當受鬻者或以陳粟師古曰稟給也鬻淖糜也給米使為糜鬻也陳久舊也小雅甫田之詩曰我取其陳鬻音之六反淖溺也音女教反豈稱養老之意哉具為令師古曰使其備為修制有司請令縣道師古曰或縣或道皆用此制也有蠻夷曰道年八十已上賜米人月一石肉二十斤酒五斗其九十已上又賜帛人二疋絮三斤師古曰絮綿也賜物及當稟鬻

米者長吏閲視丞若尉致師古曰長吏縣之令長也若者豫及之詞致者送至也或丞或尉自不滿九十嗇夫令史致二千石遣都吏循行致之也蘇林曰取其都吏有德也如淳曰律說都吏今督郵是也閑惠曉事即為文無害都吏師古曰如說是也行音下孟反不稱者督之師古曰循行有不如詔意者二千石察視責罰之刑者及有罪耐以上不用此令蘇林曰一歲為罰作二歲刑以上為耐耐能任其罪也師古曰刑為先被刑也有罪在吏未决者也言八十九十之人雖合加賜其中有被刑罪者不在此賜物令條中也楚元王交薨四月齊楚地震二十九山同日崩大水潰出師古曰旁決曰潰上湧曰出六月令郡國無來獻施惠天下諸侯四

夷遠近驩洽乃脩代來功師古曰自代來時有功者也詔曰方大臣誅諸呂迎朕朕狐疑皆止朕師古曰狐之為獸其性多疑每渡冰河且聽且渡故言疑者而稱狐疑唯中尉宋昌勸朕朕已得保宗廟已尊昌為衛將軍師古曰尊高也高其官秩其封昌為壯武侯諸從朕六人官皆至九卿師古曰張武等又曰列侯從高帝入蜀漢者六十八人益邑各三百戶吏二千石以上從高帝潁川守尊等十人食邑六百戶淮陽守申屠嘉等十人五百戶衛尉足等十人四百戶封淮南王舅趙兼為周陽侯齊王舅

駟鈞為靖郭侯如淳曰邑名也六國時齊有靖郭君靖音靜師古曰外戚恩澤侯表云鄔侯駟鈞以齊王舅侯今此云靖郭豈初封靖郭後改為鄔乎鄔音一户反又音於庶反故常山丞相

蔡兼為樊侯

二年冬十月丞相陳平薨詔曰朕聞古者諸侯建國千餘各守其地以時入貢民不勞苦上下驩欣靡有違德今列侯多居長安邑遠師古曰所食之邑去長安遠吏卒給輸費苦而列侯亦無繇教訓其民師古曰繇讀與由同其令列侯之國為吏及詔所止者遣太子李奇曰為吏謂為卿大夫者詔所止特以恩愛見留十一

月癸卯晦日有食之詔曰朕聞之天生民為之置君以養治之人主不德布政不均則天示之災以戒不治師古曰治音直吏反乃十一月晦日有食之適見于天師古曰適讀曰讁讁責也音張革反見音胡電反災孰大焉師古曰災莫大于此朕獲保宗廟以微眇之身託于士民君王之上天下治亂在予一人唯二三執政猶吾股肱也朕下不能治育羣生上以累三光之明師古曰三光日月星也累音力瑞反其不德大矣令至其悉思朕之過失師古曰令謂此詔書及知見之所不及匄以啓告朕師古曰匄音蓋匄亦乞也

啓開也言以過失開告朕躬是則於朕爲恩惠也商書說命曰啓乃心沃朕心及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者以匡朕之不逮師古曰匡正也逮及也不逮者意慮所不及因各敕以職任務省繇費以便民師古曰省減也音所領反繇音傜朕旣不能遠德故憪然念外人之有非蘇林曰憪寢視不安貌孟康曰憪猶介然也非姦非也師古曰孟說是也憪音下板反○宋祁曰蘇林注文憪字下當有然字是以設備未息今縱不能罷邊屯戍又飭兵厚衛師古曰飭整也音敕其罷衛將軍軍太僕見馬遺財足師古曰遺留也財與纔同纔少也太僕見在之馬今當減留纔足充事而已餘皆以給傳置師古曰傳音張戀反置者置傳驛之所因名置也他

皆類此○宋祁曰傳傳舍置廐置按廣雅云置驛也春正月丁亥詔曰夫農天下之本也其開籍田應劭曰古者天子耕籍田千畝為天下先籍者帝王典籍之常也韋昭曰籍借也借民力以治之以奉宗廟且以勸率天下使務農也臣瓚曰景帝詔曰朕親耕后親桑為天下先本以躬親為義不得以假借為稱也籍謂蹈籍也師古曰瓚說是也國語曰宣王即位不籍千畝虢文公諫斯則籍非假借明矣朕親率耕以給宗廟粢盛師古曰黍稷曰粢在器曰盛粢音咨民讁作縣官及貸種食未入入未備者皆赦之師古曰種者五穀之種也食者所以為糧食也貸音吐戴反種音之勇反三月有司請立皇子為諸侯王詔曰前趙幽王幽死朕甚憐之已立其太子遂為趙

王遂弟辟彊師古曰辟彊言辟禦彊梁者亦猶辟兵辟非耳辟音必亦反彊音其良反一説辟讀曰闢彊讀曰疆辟疆言開土地也賈誼書曰衛侯朝於周周行人問其名衛侯曰辟彊行人還之曰啓彊辟彊天子之號也諸侯弗得用更其名曰燬則其義兩説並通他皆類此及齊悼惠王子朱虛侯章東牟侯興居有功可王乃遂立辟彊為河閒王章為城陽王興居為濟北王因立皇子武為代王參為太原王揖為梁王五月詔曰古之治天下朝有進善之旌應劭曰旌幡也堯設之五達之道令民進善也如淳曰欲有進者立於旌下言之誹謗之木服虔曰堯作之橋梁交午柱頭也應劭曰橋梁邊板所以書政治之愆失也至秦去之今乃復施也師古曰應說是

也所以通治道而來諫者也今法有誹謗訞言之罪師古曰高后元年詔除妖言之令今此又有訞言之罪是則中間曾重復設此條也訞與妖同是使衆臣不敢盡情而上無由聞過失也將何以來遠方之賢良其除之民或祝詛上以相約而後相謾師古曰謾欺也初為要約共行祝詛後相欺誑中道而止無實事也謾音慢又音莫連反○劉攽曰祝詛上以相約漢俗如此猶後漢傳云不直者不敢祝少賓也吏以為大逆其有他言吏又以為誹謗此細民之愚無知抵死師古曰抵觸也亦至也朕甚不取自今以來有犯此者勿聽治九月初與郡守為銅虎符竹

使符應劭曰銅虎符第一至第五國家當發兵遣使者至郡合符符合乃聽受之竹使符皆以竹箭五枚長五寸鐫刻篆書第一至第五張晏曰符以代古之圭璋從簡易也師古曰與郡守為符者謂各分其半右留京師左以與之使音所吏反詔曰農天下之大本也民所恃以生也而民或不務本而事末故生不遂師古曰衣食乏絕致有天喪故不遂其生朕憂其然故今茲親率羣臣農以勸之其賜天下民今年田租之半師古曰免不收之

三年冬十月丁酉晦日有食之十一月丁卯晦日有蝕之詔曰前日詔遣列侯之國辭未行丞相朕之所重其

為朕率列侯之國遂免丞相勃遣就國十二月太尉潁陰侯灌嬰為丞相罷太尉官屬丞相夏四月城陽王章薨淮南王長殺辟陽侯審食其師古曰殺之於其家五月匈奴入居北地河南為寇師古曰北地郡之北黄河之南即白羊所居上幸甘泉如淳曰蔡邕云天子車駕所至民臣以為僥幸故曰幸見令長三老官屬親臨軒作樂賜以酒食帛葛越巾佩帶之屬民爵有級數或賜田租之半故因謂之幸也師古曰甘泉在雲陽本秦林光宫○宋祁曰注文賜以酒食帛葛越本無酒葛二字遣丞相灌嬰擊匈奴匈奴去發中尉材官屬衛將軍軍長安上自甘泉之高奴師古曰之往也高奴上郡之縣因幸

太原見故羣臣皆賜之舉功行賞諸民里賜牛酒（師古曰里別率賜之）復晉陽中都民三歲租（師古曰復音方目反）留游太原十餘日濟北王興居聞帝之代欲自擊匈奴乃反發兵欲襲滎陽於是詔罷丞相兵以棘蒲侯柴武為大將軍（臣瓚曰漢帝年紀為陳武此云柴武為有二姓）將四將軍十萬衆擊之祁侯繒賀為將軍軍滎陽秋七月上自太原至長安詔曰濟北王背德反上註誤吏民（師古曰註亦誤也音卦）為大逆濟北吏民兵未至先自定及呂軍城邑降者皆赦之復官爵（師古曰復音扶目反）

與王興居去來者亦赦之師古曰雖始與興居共反今棄之去而來降者亦赦○劉攽曰高帝詔曰與綰居去來歸者赦之今此文亦當云與王興居居去來者赦之蓋脫一居字也　八月虜濟北王興居自殺赦諸與興居反者

四年冬十二月丞相灌嬰薨夏五月復諸劉有屬籍家無所與師古曰復音方目反與音豫　賜諸侯王子邑各二千户秋九月封齊悼惠王子七人為列侯絳侯周勃有罪逮詣廷尉詔獄作顧成廟服虔曰廟在長安城南文帝作還顧見城故名之應劭曰文帝自為廟制度卑狹若顧望而成猶文王靈臺不日成之故曰顧成賈誼曰因顧成之廟為天下太宗與漢無極如淳曰身

存而為廟若尚書之顧命也景帝廟號德陽武帝廟號龍淵昭帝廟號徘徊宣帝廟號樂游元帝廟號長壽成帝廟號陽池師古曰以還顧見城因即為名於義無取又書本不作城郭字應說近之

五年春二月地震夏四月除盜鑄錢令應劭曰聽放民鑄也更造四銖錢應劭曰文帝以五分錢太輕小更作四銖錢文亦曰半兩今民間半兩錢最輕小者是也

六年冬十月桃李華十一月淮南王長謀反廢遷蜀嚴道死師古曰遷於蜀郡之嚴道行至扶風雍縣在道而死也

七年冬十月令列侯太夫人夫人諸侯王子及吏二千石無得擅徵捕如淳曰列侯之妻稱夫人列侯死子復為列侯乃得稱太夫人子不為列侯不

得稱也

夏四月赦天下六月癸酉未央宮東闕罘罳災如淳曰東闕與其兩旁罘罳皆災也晉灼曰東闕之罘罳獨災也師古曰罘罳謂連闕曲閣也以覆重刻垣墉之處其形罘罳然一曰屏也罘音浮○宋祁曰江南本罳作思

八年夏封淮南厲王長子四人為列侯有長星出于東方文頴曰孛彗長三星其占畧同然其形象小異孛星光芒短其光四出蓬蓬孛孛也彗星光芒長參參如埽彗長星光芒有一直指或竟天或十丈或三丈或二丈無常也大法孛彗星多為除舊布新火災長星多為兵革事

九年春大旱

十年冬行幸甘泉將軍薄昭死鄭氏曰昭殺漢使者文帝不忍加誅使公卿從之飲酒欲令自引分昭不肯使羣臣喪服往哭之乃自殺有罪故言死如淳曰一說昭與文帝博不勝當飲酒侍郎酌為昭少一侍郎譴呵之時此郎下沐昭使人殺之是以文帝使自殺師古曰外戚恩澤侯表云坐殺漢使者自殺鄭說是也○宋祁曰師古注文越本無自殺二字

十一年冬十一月行幸代春正月上自代還夏六月梁王揖薨匈奴寇狄道

十二年冬十二月河決東郡春正月賜諸侯王女邑各二千户二月出孝惠皇帝後宫美人令得嫁三月除關

無用傳張晏曰傳信也若今過所也如淳曰兩行書繒帛分持其一出入關合之乃得過謂之傳也李奇曰傳棨也師古曰張說是也古者或用棨或用繒帛棨者刻木為合符也傳音張戀反棨音啓詔曰道民之路在於務本朕親率天下農十年于今而野不加辟師古曰辟讀曰闢闢開也歲一不登民有飢色師古曰登成也言五穀一歲不成則衆庶飢餒是無蓄積故也是從事焉尚寡而吏未加務也師古曰從事從農事也吾詔書數下歲勸民種樹師古曰樹謂蓺殖也而功未興是吏奉吾詔不勤而勸民不明也且吾農民甚苦而吏莫之省師古曰省視也將何以勸焉其賜農民今年租稅之半又

曰孝悌天下之大順也力田爲生之本也三老衆民之師也廉吏民之表也朕甚嘉此二三大夫之行今萬家之縣云無應令師古曰無孝悌力田之人可應察舉之令豈實人情是吏舉賢之道未備也其遣謁者勞賜三老孝者帛人五匹悌者力田二匹廉吏二百石以上率百石者三匹師古曰自二百石以上每百石加三匹也及問民所不便安而以戶口率置三老孝悌力田常員師古曰計戶口之數以率之增置其員廣教化也令各率其意以道民焉師古曰道讀曰導

十三年春二月甲寅詔曰朕親率天下農耕以供粢盛皇后親桑以奉祭服其具禮儀師古曰令立耕桑之禮制也夏除祕祝應劭曰祕祝之官移過于下國家諱之故曰祕也語在郊祀志五月除肉刑法語在刑法志六月詔曰農天下之本務莫大焉今㢘身從事晉灼曰㢘古勤字而有租稅之賦是謂本末者無以異也李奇曰本農也末賈也言農與賈俱出租無異也故除田租○劉攽曰謂疑當作為字其於勸農之道未備其除田之租稅賜天下孤寡布帛絮各有數

十四年冬匈奴寇邊殺北地都尉卬師古曰功臣表云絣侯孫單以父北地都尉卬力戰死事文帝十四年封與此正合然則卬姓孫而徐廣乃云姓段說者因曰段會宗即卬之玄孫無所據也會宗漢書有傳班固不云是卬後何從而知之乎遣三將軍軍隴西北地上郡中尉周舍為衛將軍郎中令張武為車騎將軍軍渭北車千乘騎卒十萬人上親勞軍勒兵申教令師古曰申謂約束之賜吏卒自欲征匈奴羣臣諫不聽皇太后固要上乃止文穎曰要劫也哀痛祝誓之言於是以東陽侯張相如為大將軍建成侯董赫內史欒布皆為將軍擊匈奴匈奴走春詔

曰朕獲執犧牲珪幣以事上帝宗廟十四年于今歷日彌長以不敏不明師古曰敏材識捷疾而久撫臨天下朕甚自媿師古曰媿古愧字其廣增諸祀壇場珪幣師古曰築土為壇除地為場幣祭神之帛昔先王遠施不求其報望祀不祈其福右賢左戚先民後己師古曰以賢為上然後及親也至明之極也今吾聞祠官祝釐如淳曰釐福也賈誼傳受釐坐宣室是也師古曰釐本字作禧假借用耳同音僖皆歸福於朕躬不為百姓朕甚媿之夫以朕之不德而專鄉獨美其福百姓不與焉師古曰與音豫是重吾不德也師古曰重音直用反其令祠

官致敬無有所祈

十五年春黃龍見於成紀師古曰成紀隴西縣上乃下詔議郊祀公孫臣明服色新垣平設五廟文穎曰公孫臣魯人也應劭曰新垣平趙人也師古曰五廟即下渭陽五帝之廟也語在郊祀志夏四月上幸雍始郊見五帝赦天下脩名山大川嘗祀而絕者有司以歲時致禮九月詔諸侯王公卿郡守舉賢良能直言極諫者上親策之傅納以言師古曰傅讀曰敷敷陳其言而納用之語在鼂錯傳師古曰錯音千故反

十六年夏四月上郊祀五帝于渭陽韋昭曰在渭城師古曰郊祀志云在長安東北非渭城也韋說謬矣五月立齊悼惠王子六人淮南厲王子三人皆為王秋九月得玉杯應劭曰新垣平詐令人獻之刻曰人主延壽令天下大酺明年改元

後元年張晏曰新垣平候日再中以為吉祥故改元年以求延年之祚也○宋祁曰按紀年通譜云史記文紀十七年書得玉杯曰人主延壽於是天子更始為元年而不著後字至班固則於此題後元年然則當時玉杯冊中之異但稱元耳史家追書後字以別初元冬十月新垣平詐覺謀反師古曰以詐事發覺自恐被誅因謀反也夷三族春三月孝惠皇后張氏薨

張晏曰后黨於呂氏廢處北宮故不曰崩詔曰間者數年比不登師古曰比猶頻也又有水旱疾疫之災朕甚憂之愚而不明未達其咎意者朕之政有所失而行有過與師古曰與讀曰歟音弋於反下皆類此乃天道有不順地利或不得人事多失和鬼神廢不享與何以致此將百官之奉養或費無用之事或多與何其民食之寡乏也夫度田非益寡而計民未加益師古曰度謂量計之音徒各反以口量地其於古猶有餘而食之甚不足者其咎安在無乃百姓之從事於末以害農者蕃師古曰末謂工商之

業也蓄亦多也音扶元反為酒醪以靡穀者多師古曰醪汁滓酒也靡散也醪音來高反靡音糜六畜之食焉者衆與細大之義吾未能得其中師古曰中音竹仲反其與丞相列侯吏二千石博士議之有可以佐百姓者率意遠思無有所隱○宋祁曰隱字下一有也字

二年夏行幸雍棫陽宮蘇林曰棫音域張晏曰秦昭王所作也晉灼曰黃圖在扶風六月代王參乘匈奴和親詔曰朕既不明不能遠德使方外之國或不寧息夫四荒之外不安其生師古曰戎狄荒服故曰四荒言其荒忽去來無常也爾雅曰孤竹北户西王母日下謂之四荒封圻之内勤勞不

處師古曰圻亦畿字王畿千里不處者不獲安居二者之咎皆自於朕之德薄而不能達遠也間者累年匈奴並暴邊境多殺吏民邊臣兵吏又不能諭其內志以重吾不德師古曰諭曉告也重音直用反夫久結難連兵中外之國將何以自寧今朕夙興夜寐勤勞天下憂苦萬民為之惻怛不安師古曰惻痛也怛恨也怛音丁曷反未嘗一日忘於心故遣使者冠蓋相望結轍於道韋昭曰使車往還故轍如結也以諭朕志於單于師古曰單于匈奴天子之號也單音蟬今單于反古之道師古曰反還也計社稷之安便萬民之利新與朕

俱棄細過偕之大道師古曰偕亦俱也之往也趣也結兄弟之義以全天下元元之民師古曰元元善意也和親以定始于今年

三年春二月行幸代

四年夏四月丙寅晦日有食之五月赦天下免官奴婢為庶人行幸雍

五年春正月行幸隴西三月行幸雍秋七月行幸代

六年冬匈奴三萬騎入上郡三萬騎入雲中以中大夫令免為車騎將軍屯飛狐如淳曰在代郡師古曰中大夫官名其人姓令名免耳此

諸將軍下至徐厲皆書姓而徐廣以為中大夫令是官名此說非也據百官表景帝初改衛尉為中大夫令文帝時無此官而中大夫是郎中令屬官秩比二千石故楚相蘇意為將軍屯句注應劭曰山險名也在雁門陰館師古曰句音章句之句將軍張武屯北地河內太守周亞夫為將軍次細柳服虔曰在長安西北如淳曰長安細柳倉在渭北近石徼張揖曰在昆明池南今有柳市是也臣瓚曰一宿曰宿再宿曰信過信為次師古曰匈奴傳云置三將軍軍長安西細柳渭北棘門霸上此則細柳不在渭北揖說是也○宋祁曰如淳注文長安字下一有圖字宗正劉禮為將軍次霸上祝茲侯徐厲為將軍次棘門孟康曰在長安北秦時宮門也如淳曰三輔黃圖棘門在橫門外也以備胡夏四月大旱蝗師古

曰蝗即螽也食苗為災今俗呼為簸蝩蝗音胡光反蝩音鍾令諸侯無入貢弛山澤師古曰弛解也解而不禁與衆庶同其利減諸服御損郎吏員發倉庾應劭曰水漕倉曰庾胡公曰在邑曰倉在野曰庾以振民民得賣爵

七年夏六月己亥帝崩于未央宮臣瓚曰帝年二十二即位即位二十三年壽四十六也遺詔曰朕聞之蓋天下萬物之萌生靡不有死師古曰始生者曰萌死者天地之理物之自然奚可甚哀師古曰奚何也當今之世咸嘉生而惡死厚葬以破業重服以傷生吾甚不取且朕既不德無以佐百姓今崩又使重服久臨

師古曰臨哭也音力禁反下云服臨當臨者音並同也以罹寒暑之數師古曰罹音離遭也哀人父子傷長老之志損其飲食絕鬼神之祭祀以重吾不德師古曰重音直用反謂天下何朕獲保宗廟以眇眇之身託于天下君王之上師古曰眇眇猶言細末也二十有餘年矣賴天之靈社稷之福方內安寧臣瓚曰方四方也內中也猶云中外師古曰此說非也直謂方之內耳靡有兵革師古曰靡無也朕既不敏常畏過行以羞先帝之遺德師古曰過行行有過失也羞謂忝辱也行音下更反惟年之久長懼于不終今乃幸以天年得復供養于高廟朕之不明與嘉

之其奚哀念之有如淳曰得卒天年已善矣晉灼曰若以朕不明當嘉善朕之儉約何哀念之有也師古曰如晉之說非也與讀曰歟音弋於反帝自言或者豈朕見之不明乎以不可嘉為嘉耳然朕自謂得終天年供養高廟為可嘉之事無所哀念也今俗語猶然其意可曉矣○劉攽曰與讀曰歟言得以天年供養於高廟我之不明而蒙此歟是可嘉也其奚哀念乎劉敞同其令天下吏民令到出臨三日皆釋服師古曰令謂此詔文也無禁取婦嫁女祠祀飲酒食肉自當給喪事服臨者皆無踐伏儼曰踐翦也謂無斬衰也孟康曰踐跣也晉灼曰漢語作跣跣徒跣也師古曰孟晉二說是也絰帶無過三寸無布車及兵器應劭曰無以布衣車及兵器也服虔曰無發民不施輕車介士也師古曰應說是也

哭臨宮殿中殿中當臨者皆以旦夕各十五舉音禮畢罷非旦夕臨時禁無得擅哭臨以下師古曰為下棺也音義與高紀同服大紅十五日小紅十四日纖七日釋服服虔曰皆當言大功小功布也纖細布衣也應劭曰紅者中祥大祥以紅為領緣纖者禫也凡三十六日而釋服矣此以日易月也晉灼曰漢書例以紅為功也師古曰紅與功同服晉二說是也此喪制者文帝自率己意創而為之非有取於周禮也何為以日易月乎三年之喪其實二十七月豈有三十六月之文禫又無七月也應氏既失之於前而近代學者因循謬說未之思也○劉攽曰文帝制此喪服斷自已葬之後其未葬之前則服斬衰漢諸帝自崩至葬有百餘日者未葬則服不除矣翟方進傳後母終既葬三十六日起視事此其證也說者遂以日易月又不通

計葬之日皆大謬也攷之文帝意既葬除重服制大紅小紅所以漸即吉耳又此内有注云傳曰方進供養後母甚篤以身備漢相不敢踰國家之制它不在令中者皆以此令比類從事師古曰言此詔中無文者皆以類比而行事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霸陵山川因其故無有所改應劭曰因山為藏不復起墳山下川流不遏絶就其水名以為陵號歸夫人以下至少使應劭曰夫人以下有美人良人八子七子長使少使皆遣歸家重絶人類令中尉亞夫為車騎將軍屬國悍為將屯將軍師古曰典屯軍郎中令張武為復土將軍如淳曰主穿壙實以備非常瘞事也師古曰穿壙出土下棺也已而實之又即以為墳故云復土復反還也音扶目反發近縣卒萬六千

人發內史卒萬五千人藏郭穿復土屬將軍武師古曰即張武也賜諸侯王已下至孝悌力田金錢帛各有數乙巳葬霸陵師古曰自崩至葬凡七日也霸陵在長安東南

贊曰孝文皇帝即位二十三年宮室苑囿車騎服御無所增益有不便○宋祁曰便字下疑有者字輒弛以利民師古曰弛廢弛音式爾反嘗欲作露臺名匠計之直百金上曰百金中人十家之產也師古曰中謂不富不貧吾奉先帝宮室嘗恐羞之何以臺為師古曰今新豐縣南驪山之頂有露臺鄉極為高顯猶有文帝所欲作臺之處身衣弋綈如淳

曰弋皂也賈誼曰身衣皂綈師古曰弋黑色也綈厚繒綈音大奚反所幸慎夫人衣不曳地帷帳無文繡以示敦朴為天下先治霸陵皆瓦器不得以金銀銅錫為飾○宋祁曰飾舊作飭當從此本因其山不起墳南越尉佗自立為帝召貴佗兄弟以德懷之佗遂稱臣與匈奴結和親後而背約入盜令邊備守不發兵深入恐煩百姓吳王詐病不朝賜以几杖羣臣袁盎等諫說雖切常假借納用焉蘇林曰假音休假借音以物借人之借張武等受賂金錢覺更加賞賜以媿其心專務以德化民是以海內殷

富興於禮義斷獄數百幾致刑措應劭曰措置也民不犯法無所刑也師古曰斷獄數百者言普天之下死罪人不過數百幾近也音巨衣反烏呼仁哉

前漢書卷四

前漢書卷四考證

文帝紀立爲代王○臣名南按監本作立子恒爲代王非也帝紀中例不書名宋本作立爲代王下注宋祁曰越本立字下有子恒二字今從宋本

頃王后注時呂頴爲林光侯○臣名南按林光當作臨光樊噲傳可證

代王西鄉讓者三南鄉讓者再注即君位之漸也○胡三省曰如淳說非代王所以再讓之意蓋王入代邸

而漢廷羣臣繼至王以賓主禮接之故西鄉羣臣勸進王凡三讓羣臣遂扶王以正南面之位王又讓者再耳

當受鬻者或以陳粟注淖溺也○臣照按宋本無溺也二字以溺訓淖理不可通溺字當為泥字之訛

以棘蒲侯柴武為大將軍將四將軍○臣名南按四將軍昌侯盧卿也共侯盧罷師也甯侯魏遬也深澤侯趙將夜也見史記將相名臣表

作顧成廟注因即為名○監本脫名字今補

遣三將軍軍隴西北地上郡○臣名南按上郡將軍昌侯盧卿也北地將軍甯侯魏遬也隴西將軍隆慮侯周竈也見匈奴傳

建成侯董赫内史欒布皆為將軍○臣名南按功臣表董赫是董渫之子封成侯非建成侯史記曰成侯赤為内史欒布為將軍是也公卿表於是年書内史董赤即依史記欒布傳未嘗為内史故公卿表不書此

文建成侯既衍建字以内史連欒布為句亦非實事

前漢書卷四考證

前漢書卷五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撰

唐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瑯邪縣開國子顔師古注

景帝紀第五

孝景皇帝荀悅曰諱啓之字曰開應劭曰禮謚法布義行剛曰景文帝太子也母曰竇皇后後七年六月文帝崩丁未太子即皇帝位尊皇太后薄氏曰太皇太后皇后曰皇太后九月有星孛

于西方

元年冬十月詔曰蓋聞古者祖有功而宗有德應劭曰始取天下者為祖高帝稱高祖是也始治天下者為宗文帝稱太宗是也師古曰應說非也祖始也始受命也宗尊也有德可尊○劉攽曰顔說非也始受命者稱太祖耳有功者亦稱祖商祖甲是也制禮樂各有由歌者所以發德也舞者所以明功也高廟酎張晏曰正月旦作酒八月成名曰酎酎之言純也至武帝時因八月嘗酎會諸侯廟中出金助祭所謂酎金也師古曰酎三重釀醇酒也味厚故以薦宗廟酎音直救反以奏武德文始五行之舞孟康曰武德高祖所作也文始舜舞也五行周舞也武德者其舞人執干戚文始舞執羽籥五行舞冠冕衣服法五行色見禮樂志

孝惠廟酎奏文始五行之舞孝文皇帝臨天下通關梁不異遠方（張晏曰孝文十二年除關不用傳令遠近若一）除誹謗去肉刑賞賜長老收恤孤獨以遂羣生（師古曰遂成也達也）減耆欲不受獻（師古曰耆讀曰嗜）罪人不帑（蘇林曰刑不及妻子師古曰帑讀與孥同）不誅無罪不私其利也除宮刑出美人重絕人之世也朕既不敏弗能勝識（師古曰敏材智速疾也勝識盡知之）此皆上世之所不及而孝文皇帝親行之（師古曰上世謂古昔之帝王也）德厚侔天地利澤施四海（師古曰侔等也音牟）靡不獲福明象乎日月而廟樂不稱朕甚懼焉

師古曰稱副也音尺孕反其為孝文皇帝廟為昭德之舞師古曰昭明也以明休德師古曰休美也然後祖宗之功德施于萬世永永無窮朕甚嘉之其與丞相列侯中二千石禮官具禮儀奏丞相臣嘉等奏曰師古曰申屠嘉陛下永思孝道立昭德之舞以明孝文皇帝之盛德皆臣嘉等愚所不及臣謹議世功莫大於高皇帝德莫盛於孝文皇帝高皇帝廟宜為帝者太祖之廟孝文皇帝廟宜為帝者太宗之廟天子宜世世獻祖宗之廟郡國諸侯宜各為孝文皇帝立太宗

之廟諸侯王列侯使者侍祠天子所獻祖宗之廟張晏曰王及列侯歲時遣使詣京師侍祠助祭如淳曰若光武廟在章陵南陽太守稱使者往祭是也不使侯王祭者諸侯不得祖天子凡臨祭宗廟皆為侍祭師古曰張說是也既云天子所獻祖宗之廟非謂郡國之廟也請宣布天下制曰可春正月詔曰間者歲比不登民多乏食夭絕天年朕甚痛之郡國或磽陿無所農桑𣪠畜師古曰磽謂磽埆瘠薄也陿謂褊隘也𣪠謂食養之畜謂牧放也磽音苦交反陿音狹𣪠古繫字或地饒廣薦草莽水泉利而不得徙如淳曰莊周云麋鹿食曰薦一曰草稠曰薦深曰莽○劉攽曰注麋鹿食曰薦衍一曰字其議民欲徙寬大地者聽之夏四月

赦天下賜民爵一級遣御史大夫青翟至代下與匈奴和親文穎曰姓嚴諱青翟臣瓚曰此陶青也莊青翟乃自武帝時人此紀誤師古曰後人傳習不曉妄增翟字耳非本作紀之誤五月令田半租秋七月詔曰吏受所監臨以飲食免重受財物賤買貴賣論輕師古曰帝以為當時律條吏受所監臨賂遺飲食即坐免官爵於法太重而受所監臨財物及賤買貴賣者論決太輕故令更議改之廷尉與丞相更議著令蘇林曰著音著幘之著師古曰蘇音非也著音著作之著音竹筋反廷尉信謹與丞相議曰師古曰丞相申屠嘉吏及諸有秩受其官屬所監所治所行所將師古曰行謂按察也音下更反其與飲食計償費

勿論師古曰計其所賞而償其直勿論罪也宅物若買故賤賣故貴皆坐臧為盜沒入臧縣官師古曰宅物謂非飲食者吏遷徙免罷受其故官屬所將監治送財物奪爵為士伍免之李奇曰有爵者奪之使為士伍有位者免官也師古曰此說非也謂奪其爵令為士伍又免其官職即今律所謂除名也謂之士伍者言從士卒之伍也無爵罰金二斤令沒入所受有能捕告畀其所受臧師古曰畀與也以所受之臧與捕告者也畀音必寐反

二年冬十二月有星孛于西南令天下男子年二十始傅師古曰舊法二十三今此二十更為異制也傅讀曰附解在高紀春三月立皇子德

為河閒王閼為臨江王師古曰閼音一曷反餘為淮陽王非為汝南王彭祖為廣川王發為長沙王夏四月壬午太皇太后崩服虔曰文帝母薄太后也六月丞相嘉薨封故相國蕭何孫係為列侯師古曰係音胡計反秋與匈奴和親

三年冬十二月詔曰襄平侯嘉晉灼曰紀通子也功臣表襄平侯紀通以父功侯孝景三年康侯相夫嗣推其子恢說不孝謀反欲以殺嘉大逆無道晉灼曰恢說言嘉知反情而實不知也師古曰此解非也恢說有私怨於其父封薨正與此合豈更名嘉乎而自謀反欲令其父坐死也說讀曰悅其赦嘉為襄平侯及妻子當坐者

復故爵如淳曰律大逆不道父母妻子同産皆棄市今赦其餘子不與恢說謀者復其故爵論恢說及妻子如法春正月淮陽王宮正殿災吳王濞膠西王卬楚王戊趙王遂濟南王辟光師古曰辟音壁又音闢其義兩通菑川王賢膠東王雄渠皆舉兵反大赦天下遣太尉亞夫師古曰周亞夫大將軍竇嬰將兵擊之斬御史大夫晁錯以謝七國晉灼曰錯音錯置之錯師古曰晁古朝字二月壬子晦日有蝕之諸將破七國斬首十餘萬級追斬吳王濞於丹徒膠西王卬楚王戊趙王遂濟南王辟光菑川王賢膠東王雄渠皆

自殺夏六月詔曰迺者吳王濞等為逆起兵相脅詿誤吏民吏民不得已（師古曰已止也言不得止而從之非本心也）今濞等已滅吏民當坐濞等及逋逃亡軍者皆赦之楚元王子埶等與濞等為逆（師古曰埶音藝）朕不忍加法除其籍毋令汙宗室立平陸侯劉禮為楚王續元王後（孟康曰禮元王子也）立皇子端為膠西王勝為中山王賜民爵一級

四年春復置諸關用傳出入（應劭曰文帝十二年除關無用傳至此復用傳以七國新反備非常）夏四月己巳立皇子榮為皇太子徹為膠東王

六月赦天下賜民爵一級秋七月臨江王閼薨十月戊戌晦日有蝕之○劉攽曰此年記事十月在年終誤

五年春正月作陽陵邑張晏曰景帝作壽陵起邑夏募民徙陽陵賜錢二十萬遣公主嫁匈奴單于

六年冬十二月雷霖雨秋九月皇后薄氏廢

七年冬十一月庚寅晦日有蝕之春正月廢皇太子榮為臨江王二月罷太尉官夏四月乙巳立皇后王氏丁巳立膠東王徹為皇太子賜民為父後者爵一級

中元年夏四月赦天下賜民爵一級封故御史大夫周苛周昌孫子為列侯師古曰封苛之孫及昌之子也苛昌皆嘗為御史大夫而從昆弟也故總言之

二年春二月令諸侯王薨列侯初封及之國大鴻臚奏謚誄策應劭曰皇帝延諸侯王賔王諸侯皆屬大鴻臚故其薨奏其行迹賜與謚及哀策誄文也臣瓚曰景帝此年已置大鴻臚而百官表云武帝太初元年更以大行為大鴻臚與此錯師古曰誄者述累德行之文音力水反　列侯薨及諸侯太傅初除之官大行奏謚誄策如淳曰凡言除者除故官就新官也晉灼曰禮有大行人小行人主謚官故以此名之臣瓚曰大行是官名掌

九儀之制以賓諸侯者師古曰大鴻臚者本名典客後改曰大鴻臚大行令者本名行人即典客之屬官也後改曰大行令故事之尊重者遣大鴻臚而輕賤者遣大行也據此紀文則景帝已改典客為大鴻臚改行人為大行矣而百官公卿表乃云景帝中六年更名典客為大行令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大行令為大鴻臚更名行人為大行令當是表誤○劉攽曰史記文景事最略漢書則頗有所錄蓋班氏博采他書成之故於景帝世謂典客為大鴻臚行人為大行由它書即武帝時官紀景帝世事班氏失於改草耳然則改諸官名在武帝世無疑非表誤也顏氏所疑下文光祿大夫亦景帝所改乎○劉敞曰按景十三王傳河間獻王甍猶云大行令奏謚則非表誤也但官名改易未定故史於此追舉王甍最後官名耳武帝初大行王恢李息即大行令也

遣光祿大夫弔襚祠賵應劭曰衣服曰襚祠飲食也車馬曰賵師古曰襚音遂賵音芳

鳳反視喪事因立嗣子列侯甍遣太中大夫弔祠視喪事因立嗣其甍葬國得發民輓喪穿復土治墳無過三百人畢事師古曰輓謂引車也畢事畢葬事也輓音晚匈奴入燕改磔曰棄市應劭曰先此諸死刑皆磔於市今改曰棄市自非妖逆不復磔也師古曰磔謂張其尸也棄市殺之於市也謂之棄市者取刑人於市與衆棄之也磔音竹客反勿復磔三月臨江王榮坐侵太宗廟地徵詣中尉自殺夏四月有星孛于西北立皇子越為廣川王寄為膠東王秋七月更郡守為太守郡尉為都尉師古曰更謂改其號九月封故楚趙傅相内史前死事

者四人子文穎曰楚相張尚太傅趙夷吾趙相建德內史王悍此四人各諫其王無使反不聽皆殺之故封其子皆為列侯甲戌晦日有蝕之

三年冬十一月罷諸侯御史大夫官師古曰所以抑損其權春正月皇太后崩文穎曰景帝母竇太后以帝崩後六年乃亡凡立五十一年武帝建元六年崩今此言皇太后崩誤耳孟康曰此太后崩史記無也臣瓚曰王楙云景帝薄后以此年死疑是也當言廢后而言太后誤也師古曰孟說是也廢后死不書又不言崩瓚說為謬夏旱禁酤酒師古曰酤謂賣酒也音工護反秋九月蝗有星孛于西北戊戌晦日有蝕之立皇子乘為清河王

四年春三月起德陽宮臣瓚曰是景帝廟也帝自作之諱不言廟故言宮西京故事云景帝廟為德陽御史大夫綰奏禁馬高五尺九寸以上齒未平不得出關服虔曰綰衛綰也馬十歲齒下平夏蝗秋赦徒作陽陵者死罪欲腐者許之蘇林曰宮刑其創腐臭故曰腐也如淳曰腐宮刑也丈夫割勢不能復生子如腐木不生實師古曰如說是腐音輔十月戊午日有蝕之劉攽曰此年紀事十月在年終亦誤

五年夏立皇子舜為常山王六月赦天下賜民爵一級

秋八月己酉未央宮東闕災更名諸侯丞相為相師古曰亦

所以抑黜之令異於漢朝九月詔曰法令度量所以禁暴止邪也獄人之大命死者不可復生吏或不奉法令以貨賂爲市朋黨比周師古曰比音頻寐反以苛爲察以刻爲明令亡罪者失職朕甚憐之師古曰職常也失其常理也有罪者不伏罪姦法爲暴甚亡謂也諸獄疑若雖文致於法而於人心不厭者輒讞之師古曰厭服也音一贍反讞平議也音魚列反

六年冬十月行幸雍郊五時十二月改諸官名定鑄錢僞黃金棄市律應劭曰文帝五年聽民放鑄律尚未除先時多作僞金僞金終不可成而徒損

費轉相誑燿窮則起為盜賊故定其律也孟康曰民先時多作偽金故其語曰金可作世可度費損甚多而終不成民亦稍知其意犯者希因此定律也師古曰應說是春三月雨雪師古曰雨音于具反夏四月梁王薨分梁為五國立孝王子五人皆為王五月詔曰夫吏者民之師也車駕衣服宜稱師古曰稱其官也音尺孕反吏六百石以上皆長吏也張晏曰長大也六百石位大夫亡度者或不吏服出入閭里與民亡異令長吏二千石車朱兩轓應劭曰車耳反出所以為之藩屏翳塵泥也二千石雙朱其次乃偏其左軓以簟為之或用草如淳曰轓音反小車兩屏也師古曰據許慎李登說轓車之蔽也左氏傳云以藩載欒盈即是有鄣蔽之車也言車耳反出非矣轓

音甫元反輭音方遠反千石至六百石朱左轓車騎從者不稱其官衣服下吏出入閭巷亡吏體者二千石上其官屬三輔舉不如法令者應劭曰京兆尹左馮翊右扶風共治長安城中是為三輔師古曰時未有京兆馮翊扶風之名此三輔者謂主爵中尉及左右內史也應說失之○劉攽曰此文參錯不序又曰武帝時攺主爵中尉為右扶風主爵中尉初不治民也自武帝以前治民者惟左右內史此時亦未有三輔此紀文誤耳皆上丞相御史請之先是吏多軍功車服尚輕故為設禁又惟酷吏奉憲失中迺詔有司減笞法定箠令語在刑法志師古曰箠音止蘂反六月匈奴入鴈門至武泉入上郡

取苑馬如淳曰漢儀注太僕牧師諸苑三十六所分布北邊西邊以郎為苑監官奴婢三萬人養馬三十萬疋師古曰武泉雲中之縣也養鳥獸者通名為苑故謂牧馬處為苑吏卒戰死者二千人秋七月辛亥晦日有蝕之

後元年春正月詔曰獄重事也人有智愚官有上下獄疑者讞有司有司所不能決移廷尉有令讞而後不當讞者不為失師古曰假令讞訖其理不當所讞之人不為罪失欲令治獄者務先寬三月赦天下賜民爵一級中二千石諸侯相爵右庶長如淳曰雖有尊官未必有高爵故數有賜爵師古曰右庶長第十一爵也夏大酺五日

民得酤酒五月地震秋七月乙巳晦日有蝕之條侯周亞夫下獄死

二年冬十月省徹侯之國晉灼曰文紀遣列侯之國今省之師古曰省音所領反

春匈奴入鴈門太守馮敬與戰死發車騎材官屯師古曰屯鴈門

春以歲不登禁內郡食馬粟沒入之師古曰食讀曰飤沒入者沒入其馬

夏四月詔曰雕文刻鏤傷農事者也錦繡纂組害女紅者也應劭曰纂今五采屬綷是也組者今綬紛絛是也臣瓚曰許慎云纂赤組也師古曰瓚說是也綷會也會五采者今謂之錯綵非纂也紅讀曰功綷音子內反絛音它牢反農事傷則飢之

本也女紅害則寒之原也夫飢寒並至而能亡為非者寡矣朕親耕后親桑以奉宗廟粢盛祭服為天下先不受獻減太官省繇賦師古曰省音所領反繇讀曰傜欲天下務農蠶素有畜積以備災害師古曰畜讀曰蓄彊毋攘弱衆毋暴寡師古曰攘取也音人羊反老耆以壽終幼孤得遂長師古曰遂成也今歲或不登民食頗寡其咎安在或詐偽為吏張晏曰以詐偽人為吏也臣瓚曰律所謂矯枉以為吏者也師古曰二說並非也直謂詐自稱吏耳吏以貨賂為市漁奪百姓侵牟萬民李奇曰牟食苗根蟲也侵牟食民比之蟊賊也師古曰漁言若漁獵之為也縣丞

長吏也姦法與盜盜甚無謂也李斐曰姦法因法作姦也文穎曰與盜謂盜者當治而知情反佐與之是則共盜無異也師古曰與盜盜者共盜為盜耳其令二千石各脩其職不事官職耗亂者丞相以聞請其罪師古曰耗不明也讀與眊同音莫報反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五月詔曰人不患其不知患其為詐也不患其不勇患其為暴也不患其不富患其亡厭也其唯廉士寡欲易足今訾算十以上迺得官服虔曰訾萬錢算百二十七也應劭曰古者疾吏之貪衣食足知榮辱限訾十算迺得為吏十算十萬也賈人有財不得為吏廉士無訾又不得官故減訾四算得官矣師古曰訾讀與貲同他皆類此廉士算

不必衆有市籍不得官無訾又不得官朕甚愍之訾算四得官亡令廉士久失職貪夫長利（師古曰長利長獲其利）秋大旱

三年春正月詔曰農天下之本也黃金珠玉饑不可食寒不可衣以為幣用不識其終始（師古曰幣者所以通有無易貴賤也）閒歲或不登意為末者衆農民寡也其令郡國務勸農桑益種樹可得衣食物（師古曰樹殖也）吏發民若取庸采黃金珠玉者坐臧為盜（韋昭曰發民用其民取庸用其資以顧庸）二千石聽者與同

罪皇太子冠賜民為父後者爵一級甲子帝崩于未央宮臣瓚曰帝年三十二即位即位十六年年壽四十八遺詔賜諸侯王列侯馬二駟師古曰四八匹也吏二千石黄金二斤吏民户百錢出宮人歸其家復終身師古曰復音方目反二月癸酉葬陽陵臣瓚曰自崩及葬凡十日陽陵在長安東北四十五里

贊曰孔子稱斯民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師古曰此論語載孔子之辭也言此今時之人亦夏殷周之所馭以政化淳壹故能直道而行傷今不然信哉周秦之敝罔密文峻而姦軌不勝師古曰不可勝漢興掃除煩苛與民

休息至于孝文加之以恭儉孝景遵業五六十載之閒至於移風易俗黎民醇厚師古曰黎衆也醇不澆雜周云成康漢言文景美矣○劉攽曰景紀以御史大夫陶青為青翟襄平侯相夫為嘉又言官有大鴻臚光禄大夫又令三輔舉不如令者又載皇太后崩皆其錯悞者不知班氏之謬或後世亡其書有追補之者

前漢書卷五

前漢書卷五考證

景帝紀五月令田半租○臣召南按史記除田半租此文令田半租以文帝十三年盡除田租至此年始復收其半租也

長吏二千石車朱兩轓○吏訛史從宋本改

前漢書卷五考證